

德加 这样看 原来可以

(主) 克里斯托弗·阿尔迪 (Christophe Hardy)
(译) 丁小会 彭禄娴



邵大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奚静之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金韵蓉 (著名儿童心理教育家)

★-联-合-推-荐-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德加 原来可以 这样看

〔法〕克里斯托弗·阿尔迪 著 丁小会 彭禄嫻 译

Comment parler d' **Edgar**
Degas aux enfant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加原来可以这样看 / (法) 阿尔迪著; 丁小会、彭禄娴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7

书名原文: Comment Parler d'Edgar Degas aux enfants

ISBN 978-7-5086-4030-3

I. ①德… II. ①阿… ②丁… ③彭… III. ①艺术教育 - 儿童教育 IV. ①J-49 ②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05699 号

© 2012, éditions Le baron perché

30, rue Jacob, 75006 Par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德加原来可以这样看

著 者: [法] 克里斯托弗·阿尔迪

译 者: 丁小会、彭禄娴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24

印 张: 4

字 数: 4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3-0977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030-3/G · 1006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推荐语

Recommendation

人们，特别是儿童和少年，接触经典艺术最大的障碍来自心理的恐惧，似乎那些大师的作品高不可攀。克服心理障碍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直接去感受，去与作品、作者对话。怎样去感受和对话，“艺术眼”系列丛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我们做出了解释，帮助我们揭开经典作品的面纱，走近大师们创造的艺术境界，从而得到知识的补充、修养的提高和心灵的净化。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邵大箴

历代大师们创造的艺术品，我们都是可以看懂的，不那么高深莫测。怎样去有效地观看、饶有兴味地去品尝，听听专家们的指导十分有益。在这方面，“艺术眼”系列丛书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方便的条件，是家长和孩子的好读物。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奚静之

前言 Preface

芭蕾舞女的画家？印象画派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的名号虽不错，却有失片面。它们不能充分地、全方位地反映出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的个性和他尤为丰富多彩的艺术生涯。他以扎实的技巧和对于艺术探索的热情创做出来的作品多姿多彩、富有魅力，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以，要理解它们并不容易。它们在一个画室里悄悄绽放，而这个画室对于某种感性、某种学识、某种与众不同的想象力而言，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德加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生性焦躁而狂热的他很快就摆脱了学院派的陈规陋习。尽管他的思想、观念和技巧都受到了传统的熏陶，但他的创作却十分坚决和果敢无畏。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大略地介绍一下德加：他的教育、他作品的演变，以及他的主要生平。走进德加是一个真正的挑战。首先，这是去邂逅一个离群索居却又富有魅力的人、一个宽厚却又生硬的人。大多数时候，他为了保持创作上的独立而避世隐居；其次，这是去简述一项伟大的业绩，而力图将这一业绩归入到某一艺术潮流或运动中又是徒劳无益的。如果说德加这个人难以捕捉，那么，他的艺术天才则永远无法被归纳。

第二部分以孩子和大人间的对话呈现，对话的内容围绕10幅精选出来的作品展开。他们的对话会在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停留，而且主要放在某幅油画、粉画或某件雕塑的美妙之上。孩子

们享有第一发言权，因为问题是由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对作品做出他们的反应：惊讶、思忖并指出触动他们，或者让他们觉得困惑和诧异的地方。这一部分尽量回答孩子们提出的若干问题。这一部分从一些简单的问题、简单的答案出发，逐渐过渡到一些更深入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将导入许多更具学术性的知识、思考和艺术史方面的参考资料。所以，在本书里，大人们能找到东西来滋养他们年幼的谈话对象的好奇心。

只要“确确实实”地去欣赏德加的一件作品，那么，它散发出来的强大魅力就会让你感受到震撼。是不是因为它投射出了一个逝去的时刻——德加内心深处的巴黎和巴黎的咖啡馆、剧场、跑马场、中产阶层的家居、劳动或娱乐场所？也许吧。但是，德加并不是唯一，也不是专门描绘现代生活的画家。他创做出来的许许多多的画面首先来源于他的想象。他的现代性神秘奇异，而他的写实主义则十分迷人。

克里斯托弗·阿尔迪 (Christophe Hardy)

目录 Contents



前言

VI

第一部分 埃德加·德加：特立独行的天才

献给艺术的一生

002

现代生活的画家

015

艺术探索

024

第二部分 作品赏析

如何阅读作品赏析？	032
01.《贝列里一家》	036
02.《观众席前的骑师们》	040
03.《巴黎歌剧院的管弦乐队》	044
04.《修脚师》	048
05.《咖啡馆》	052
06.《明星》	056
07.《费尔南德马戏团的拉拉小姐》	060
08.《14岁的小舞女》	064
09.《读信》	068
10.《浴后擦身的女人》	072

第三部分 附录

去哪里可以欣赏到德加的主要作品？	078
延伸阅读	082

我的整个人生
都是在
探索中度过的。

第一
部分

埃德加·德加：特立独行的天才

献给艺术 的一生

在近60年的时间里，德加的艺术生涯划出了一道令人印象深刻的轨迹。只要稍微留点儿心，我们就能从这条轨迹上看到德加孜孜不倦的努力、倔强的性格，以及永不屈服的信念和决心。这种信念和决心能让人度过彷徨和消沉的时刻。所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独立自主、决不妥协的艺术家。有时候，他对人很苛刻，而对自己则是一如既往的苛刻。他把他的整个人生都献给了艺术。在他隐蔽的画室里，德加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化学家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一样，兴致勃勃地探寻着准确而逼真的形态或体态、完美的线条，以及构图和色彩之间最精彩的唱和。然而，他的独立自主是有代价的：孤独。诗人保尔·瓦莱里（Paul Valéry）曾就这位他交往了20余年的艺术家写过一本评论书，正如他在结束那本书时写的一样：“德加不仅一直都觉得孤独，还尝尽了各式各样的孤独。孤独是因为性格使然；孤独是因为气质的高贵和独特；孤独是因为率真；孤独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严肃；孤独是因为坚持个人的原则和观点；孤独是因为他的艺术，他对自己的苛求。”

热爱艺术的富足之家

1834年7月19日，埃德加·德加（德加后来成为他的艺名）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家庭。他的父亲奥古斯特（Auguste）是一名银行家。他的母亲塞莱斯蒂纳·米松

(Célestine Musson) 来自新奥尔良，娘家是一个富有的棉花批发商。在家里的5个孩子中，德加是长子。1847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热爱音乐和油画，这对于在大路易中学认真学习的德加而言至关重要。奥古斯特经常带德加去他的两个熟人——大收藏家弗朗索瓦·马尔西耶 (François Marcille) 和路易·拉卡兹 (Louis La Caze) 家里做客。在他们的家里，少年德加尽情地欣赏法国18世纪著名画家华托 (Watteau)、夏尔丹 (Chardin)、弗拉戈纳尔 (Fragonard)、布歇 (Boucher) 的作品，以及一些荷兰大师伦勃朗 (Rembrandt)、哈尔斯 (Hals)、特尼尔斯 (Teniers) 的杰作。1853年的春天，德加高中一毕业，就流露出了成为一名画家的愿望。所以，他想去卢浮宫注册，以便在那临摹画作。他的父亲不是那种循规蹈矩而令人扫兴的有钱人，他支持德加的志向，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除了德加本人，他身边的亲人对他从来没有过疑虑。他们相信他的能力，甚至相信他的天赋。

远行

在路易·拉莫特¹ (Louis Lamothe) 的画室里，德加开始了他的学徒培训。在那里，他的素描技艺得到了提高，而他在父亲的影响下产生的对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 (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 的仰慕之情也与日俱增。在安格尔这个伟大典范的精神指引下，他画了一些家人的肖像画 [《勒内·德加》 (René de Gas à l'encrier, 1855)] 和自画像。1855年，他考入了巴黎美术学院，但他并没有继续修学也许能让他摘取罗马大奖²的古典绘画课程。如果他去意大利是为了在那完成他作为画家的学业，那也是他自己筹钱去的，而且还得到了他在那儿的亲人的帮助。1856年的夏天，德加抵达那不勒斯 (他父亲的大部分亲属都生活在这个城市)，开始了他在意大利的长期游学。他主要去了罗马和佛罗伦萨，也曾在奥尔维耶

1 路易·拉莫特：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的得意门生。——译者注

2 罗马大奖：法国1663年起设立的著名国家艺术奖学金。获奖者将前往意大利罗马，住在著名的美第奇宫里，接受意大利著名艺术家的指导。——译者注

托 (Orvieto)、阿西西 (Assise)、佩鲁贾 (Pérouse)、锡耶纳 (Sienne) 和比萨 (Pise) 逗留过。那时, 他的素描本子上画满了画, 几乎全是他临摹的大师作品, 例如拉斐尔 (Raphaël)、米开朗琪罗 (Michel-Ange)、乔托 (Giotto)、马萨乔 (Masaccio)、戈佐利 (Gozzoli)、贝利尼 (Bellini) 的画作……他还在素描本子上画了一些速写——它们后来一直停留在草图阶段。与此同时, 他还完成了他的第一批主要画作: 《艺术家的自画像》[又称《戴呢帽的德加》(*Portrait de l'artiste dit Degas au chapeau mou*, 1857)], 以及带有风景画气息的《罗马的女乞丐》(*Mendiantes romaine*, 1857)。

在罗马的时候, 他晚上常常去设在美第奇宫 (La villa Médicis) 内的罗马法国学院 (L'Académie de France), 参加面向校外生开设的人体 (裸体) 绘画课程。1858 年, 他在那里结识了业已成名的美术界权威人物居斯塔夫·莫罗 (Gustave Moreau, 1826~1898)。无论是从友谊, 还是从精神及艺术层面而言, 这次邂逅对于德加来说都具有决定性影响: 莫罗不仅和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还鼓励他, 和他分享他本人的许多爱好。而且, 莫罗对其他激励人的大师——古代的凡·戴克 (Van Dyck) 和鲁本斯 (Rubens)、现代的夏塞里奥 (Chassériau) 和德拉克洛瓦 (Delacroix) ——的热爱也感染了他。后来, 德加在佛罗伦萨结束了他的游学, 他还在那里开始了一幅尤为雄心勃勃的家庭肖像画《贝列里一家》(*La Famille Bellelli*, 见 01 号作品)。

德加人生中另一次重要的远行则把他带到了大西洋的彼岸。1872 年底至 1873 年春, 他一直旅居在新奥尔良的亲戚家里。这一次, 他依然为亲人们画了大量的肖像画, 譬如他为他的表妹埃丝特尔 (Estelle)、黛茜蕾 (Désirée) 以及他的弟弟阿希尔 (Achille)、勒内所作的画: 《埃丝特尔·米松》(*Portrait d'Estelle Musson*)、《勒内·德加夫人》(*Madame René de Gas*)、《女人和花瓶》(*La Femme à la potiche*)、《棉花收购事务所》(*Portraits dans un bureau*)。《棉花收购事务所》绘于 1873 年, 描绘了正在美国的棉花家族企业里视察的巴黎纨绔子弟阿希尔和勒内, 他们的身旁还有十几名正在工作的职员。

巴黎人

为了探望亲人和处理一些财产继承上的事务，德加后来还经常回到意大利。但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生活很平静，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巴黎度过的。他可是一个城里人。他向他的朋友亨利·鲁阿尔（Henri Rouart）吐露：“如果一个人喜欢城里，那他会过得不错。您知道的，我其实很喜欢城里的生活。”他细心观察和品味都市里的景致，“令人不胜快慰的正是城里的人和事物的骚动。”倦乏和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喜欢走出画室，到街上去散步。而随着他年纪的增长，这一习惯逐渐变成了令他的家人忧心忡忡的癖好。他只在夏天的时候，才离开巴黎，去乡间或海滨的朋友家里度假，或者去某个温泉疗养院里休养。

巴黎的第九区是他出生的街区，在白色广场（Place Blanche）、皮加勒广场（Place Pigalle）和圣-乔治广场（Place Saint-Georges）一带。北边是几近田园色调的蒙马特尔（Montmartre），而南边则是繁忙、热闹的大道。德加几乎从未远离过这个当时名为“新雅典”（Nouvelle Athènes）的街区，因为那儿住着许多文人、艺术家和作家。1859年，他搬到了拉瓦尔街（rue Laval）——现在的维克多-马塞街（rue Victor-Massé）。19世纪70年代以后，则搬去了白色街（rue Blanche）、弗洛朔街（rue Frochot）、乐皮克街（rue Lepic）。19世纪80年代，他又搬到喷泉街（rue Fontaine）、皮加勒街（rue Pigalle）、巴律街（rue Ballu）……1897年，他再次搬回维克多-马塞街，并在那里住了15年。然而，1912年的时候，他不得不再次离开他在那里的住处，搬去克里什大道（boulevard de Clichy）边上的一套房子里，但他一直都不习惯最后的这个寓所。

画室一览

德加几乎总是能把画室和住处放在同一个地方。由于他长期独身，所以他把家庭事务的操持都交给了女管家。他的第一个女管家是克洛蒂尔德（Clotilde）。她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蛮横的女人，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滑稽的女佣”。第二个是萨比娜·内特（Sabine Neyt），这个女管家在必要的时候既能为一幅画挑选画框，也能像模特儿一样摆姿势。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去世时，她一直都扮演着德加的女心腹的角色。最后一位是佐埃（Zoé），德加人生的最后20年是在她的陪伴下度过的。

德加的公寓里散落着许多画作：有他不愿意卖掉的个人作品，也有他收藏的作品。他的画室是他的保留地，是一个“阿里巴巴的藏宝洞”，一片堆满了珍宝和灰尘的工地。画室里几乎到处都是画架（摆在上面的是正在创作的画作）、颜料盒、蜡笔或木炭棒、纸张、刻模用的铜条或锌条、绘制石版画的压模、挨着墙放得乱糟糟的画布、雕塑用的转台、铺满了黏土块的桌子、石蜡的雕塑初样，以及各种各样的道具：管筒、软底舞鞋、芭蕾舞女短裙、旧浴巾、扶手椅、屏风、乐器……在这一大堆令那几个可以踏足其中的访客惊奇的东西里，德加，这个有条有理的人，不仅可以找到头绪，全神贯注地工作，还能把自己保护起来。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绘画空间，一个生机勃勃的画室，本领高超的德加就在里面不断地探索、完善并呵护他的创作。

狂热的画家

1861年，勒内在一封信里提到他哥哥：“德加对于绘画是如此投入，以至于他不给任何人写信。”两年后，勒内又写道：“他疯狂地作画。他只想着一件事，只想着他的画。他从不把时间放在玩乐上……”德加的创作热情激发出两股相反的力量：一股是让他对自己完成的作品心存疑惑的焦虑；另一股是推动他加大创作量的冲动，尽管他并非总能坚持到底。在意大利学画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曾经试图帮他疏导过这种双向的热情，他对德加说：“你

首先要安下心来，然后才能泰然作画，但你要持之以恒地画下去，不要放弃你已经开垦的土地，它是你的，不是别人的。你就安心画吧，就专注于这个领域。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将来一定会创做出优秀的作品的。”

“优秀的作品”在19世纪60年代迟迟未出现。与此同时，德加的作画习惯又让他身边的人感到不安，因为他总是斗志昂扬地动手画一幅作品，但接下来就弃之不理了。年轻时期的这个缺点——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完美主义——随着年月的推进，渐渐成为一种创作风格。他往往先着手创作一幅作品，然后就把它搁置一旁，有时候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又重新拾起来，加以改动，并琢磨出一些画法，而这就让他跨过了早先让他止步不前的地方。譬如《练武的斯巴达少年》(*Petites filles spartiates provoquant des garçons*)，德加大概在1860年的时候便已开始动笔，但他专心画了两年后就停笔不画了，直到1880年为了参加印象派的画展，才又继续创作。然而，这幅画最终还是没有出现在那一年的画展上。

有时候，他的这种完美主义会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形：向公众展示的油画油迹尚未全干，就很快撤展了；展览目录中显示的作品实际上并没有参展；客户订购的画作会晚好几年才交付……对于完成的作品，德加常常难以称心如意。如果他在某位收藏艺术品的朋友家里看到了他的一幅作品，就想把它带走，以便重新修饰一下。这样的事例可不少见。同意他拿走画作的朋友则无法肯定很快就能再次见到自己的藏品。

社交活动

德加是社交圈的名人，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画那些他经常接触到的芭蕾舞女，也不是因为他时常出入于赛马场和巴黎歌剧院的后台。他的社交生活是他那个年代生活在巴黎的艺术家的生活，他们都出生于富裕家庭，受到过良好教养。除了画室之

外，他还有一些常去的地方。他经常光顾住地周围的咖啡馆：拉罗什福科咖啡馆、盖尔布瓦咖啡馆、新雅典咖啡馆。在这些地方，他能见到一些非学院派的画家，即当时的人们所说的“新绘画”的名家，如马奈（Manet）、毕沙罗（Pissarro）、雷诺阿（Renoir）……他们后来都被列入了“印象派画家”的名号之下；他还能见到一些从附近过来的作家，比如左拉（Zola）、迪朗蒂（Duranty）、孟代斯（Mendès）、维里耶·德·李尔-亚当（Villiers de L'Isle-Adam）……在他频繁出入的娱乐场所中，还包括歌剧院：首先是位于佩尔蒂埃大街（rue Le Peletier）上的剧场，直到该剧场1873年毁于一场大火；然后是加尼埃歌剧院（le palais Garnier）³，从1885年至1892年，他的会员身份让他可以自由地出入于这家歌剧院的舞台后台和演员休息室。他也喜欢位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大使餐馆（des Ambassadeurs）或夏宫（de l'Alcazar d'Été）餐馆里的舞台。当时著名的歌舞演员特蕾莎（Thérèse）、埃米莉·贝卡（Émilie Bécot）和维多琳·德迈（Victorine Demay）就在上面演出。

与此同时，德加也是朋友席间或沙龙里的常客，而有一些朋友是他年轻时就认识的：瓦勒班松夫妇（les Valpinçon）、鲁阿尔夫妇（les Rouart）、莫里佐夫妇（les Morisot）和阿莱维夫妇（les Halévy）。这些有教养的富人组成的圈子往往都喜欢音乐，所以德加也常常出席他们举办的家庭音乐会，譬如在马奈家里和他父亲家里——位于杜勒丽花园（Jardin des Tuileries）附近的蒙多维大街（rue de Mondovi）旁边——举行的音乐会。在这些地方，他可以欣赏到像玛丽·狄奥（Marie Dihau）和男高音洛伦佐·帕冈（Lorenzo Pagans）这样优秀的业余歌手或专业歌唱家的演唱。在德加后来存放在其卧室内的一幅油画《洛伦佐·帕冈和奥古斯特·德加》（*Lorenzo Pagans et Auguste de Gas*, 1871~1872）上，他定格了抱着吉他弹唱的艺术家的表情，而他的父亲奥古斯特则坐在偏后一点儿的地方聆听，沉浸在个人的遐想中。

然而，说到他的私人生活，则整个是一团迷雾。感情上的问题，德加从未倾吐过。他声称自己不是一个“花天酒地”的人，但人们知道，正如他那个年代和他同一阶层的许多人一样，他逛

过妓院，因为他画过这些地方。不过，他的个人感情生活却从来不为人所知，这让人觉得他的感情生活很有限，也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名声

对于荣耀，德加并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他年轻时写在记事本上的一句夹杂着骄傲和谦逊的话，概括了他在艺术上的抱负：“我希望既引人注目，又默默无闻。”1859年，当他在位于巴黎的第一间画室里住下来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名气。在家里富裕的物质条件的庇护下，好几年间，他都是在没有订购的情况下创作的。1865年，他的一幅历史画作《中世纪的战场》(Scène de guerre au Moyen Âge)参加了沙龙展。那时候，这个官方性质的展览每年都在巴黎的工业馆(le palais de l'Industrie)[如今的大、小皇宫(les actuels Petit et Grand Palais)]里举行。作品在沙龙展上展出、受到评论界的注意、获得官方的奖赏，这一切能保证德加拥有一个世俗而美好的学院式生涯。但是，德加1865~1870年送去参展的作品并没有引起关注，也许是因为摆放的位置不显眼。

作品在官方沙龙上的落败使他相信，应该寻求其他途径来获得成功。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在巴黎被围困期间参加了步兵部队。之后，在马奈和另一个画家朋友雅姆·蒂索(James Tissot)的建议下，他去了伦敦，希望在那儿找到一些画商。他和寻求在伦敦开业的画商保尔·迪朗-吕埃尔(Paul Durand-Ruel, 1831~1922)的结识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标志着德加作品商业化(约1871~1872)以及他与后者40多年的合作关系的开始。保尔·迪朗-吕埃尔后来成了他的展商、赞助商以及他个人收藏品的供应商。1870年，他的音乐家朋友德西雷·狄奥(Désiré Dihau)首先向他订购了一幅肖像画(见03号作品)。从那以后，在迪朗-吕埃尔的支持下，德加建立起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客户群，